

夏承焘读书笔记“三字诀”

王宗征

有道是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,读书与做读书笔记密不可分。那么,如何做好读书笔记呢?现代词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(1900—1986)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验和感受。夏承焘被誉为“一代词宗”“词学宗师”,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。其晚年在给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介绍自己的“学词”经历时,谈到如何做读书笔记,将自己的做法和体会概括成“三字诀”:小、少、了。

“小”,就是用小本子记。夏承焘曾经用过大本子做读书笔记,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,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,可结果不易整理,也不易携带。后来,夏承焘读清代著名史学家、文学

家章学诚的《章氏遗书》,书中所说的“读书如不及时做笔记,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”这句话给他启发很深。夏承焘不仅重视记笔记,还改用小本子记笔记,一事写一页,便于整理。他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“掬泓录”。他还引用宋代大诗人苏东坡《西湖诗》中的“作诗火急迫王逋,清景一失后难摹”,以此诠释写心得、做笔记,就像创作一样,要趁热打铁,不失时机地写出来、记下来,这样“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”。

“少”,就是说笔记要勤,但是要记得精简些。夏承焘认为,做笔记要通过自己的思考,经过咀嚼,然后才落笔。他引用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《文赋》中所讲的“倾群

言之沥液,漱六艺之芳润”,阐明做笔记也应该有“倾沥液”“漱芳润”的功夫。如果不经消化,一味抄书。抄得再多,也是徒劳。他解释说:“笔记要记得少,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,条数要记得多。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。孤立的一条,看不出学问,许多条汇拢来,就可以成为一个专题,为一篇论文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,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。”

“了”,就是说对所记内容要透彻了解。夏承焘说:“记下一个问题,应该经过多次思考,要求做彻底的了解。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接近于实际的认识。浅尝即止,半途

而废,便前功尽弃。”他还说:“所谓‘了’,就是让所学到的东西,经过思考,在自己头脑里成为‘会发酵’的知识。如果是思想懒汉,即使天天做笔记,也难有多大心得,因此那只能叫做‘抄书’,叫做‘知识的流水账’,严格说来,不配称为‘读书笔记’。”

这位词学大师仅用了三个字,就道出做读书笔记的真谛,讲清了为什么要做读书笔记,怎样做好读书笔记,做读书笔记要达到哪种效果。关于做读书笔记的“三字诀”,尽管是夏承焘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,但是这种“经验之谈”对于我们今天读书特别是做读书笔记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,是值得借鉴和汲取的。

廿年、卅年,还是用二十年、三十年,不仅查阅《说文》一书,还勘查了秦代《泰山辞》石本原文,确为“黄帝临位,廿有六年”,从而指出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本纪》中记述的《泰山辞》《之罘颂》等碑文时所用的“二十有六年”“维二十九年”等与石刻原文有误。

阅读《容斋随笔》的第三个感受是:洪迈先生善于思考总结,从原本不够系统的论述中找出事物间的联系和规律,客观分析后,发表独特的见解。

当年,无论是冀东的老百姓或是东三省的大众,对世界上的一些新鲜东西不甚了解,但他们知道新东西好、有用、管用。凭着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,别人有的东西,我们一定也要有,而且还要比他们的好。有了这些东西,我们就能打败侵略者,保卫和平,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。

这样的民歌、民谣、顺口溜,没有一句生硬的大道理,却字字句句是大实话,道出了老百姓高昂的心气儿。

《容斋随笔》当早读

贵翔

部《容斋随笔》,仅读几篇,顿感受益匪浅。

阅读《容斋随笔》的第一个感受是:洪迈先生一生孜孜不倦,坚持博览群书,且涉猎广泛,细致入微,堪称终身学习的典范。先生虽在此书序言中自谦“余老去习懒,读书不多”,但据史料记载,先生寿活七十九岁,从读书、考

证、记录,到《容斋随笔》成书大约用了四十年,可谓是活到老,学到老,写到老。

阅读《容斋随笔》的第二个感受是:洪迈先生治学严谨,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去考证前朝的一些史实,更正了一些流传中的谬误。譬如先生在《廿卅卅字》一文中,为考证古人在纪年时,是用

冀东人抗战说唱曲

双月

中国制造了洋烟卷儿。洋烟卷儿,啧啧香,中国制造了大杆枪。大杆枪打远,中国制造了千里眼。千里眼看得明,中国制造了大飞艇。大飞艇飞得高,中国制造了大片刀。大片刀杀人快,中国制造了子母袋。子母袋装枪子儿,劈里啪啦打日本儿。把小鬼子打跑

了,咱中国就好了。”这里需要解释的是:“大铜子儿”是铜钱;“千里眼”是望远镜;“大飞艇”是飞机;“子母袋”是士兵腰间及单肩斜背着的子弹袋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百姓的“口头文学”大都用趣事、趣闻开个引子,把人的兴趣引进来,然后,奔向主题。

作风都转变了,他把禁止义理之学的命令废除了。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除了改变自己的作风以外,他还想要建立事功。当时南宋的皇帝是宋宁宗,那个时候,北方金人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,所以他认为这时是一个反攻的机会,韩侂胄在当年是主战的,而宁宗也听信了他的话。

辛稼轩一辈子都想要反攻,想要收复失地,在垂老之年,朝廷上有个掌权的人说现在可以反攻了,辛稼轩当然是跃跃欲试了。辛稼轩是非常有远见的,而且是非常切实的,不是空口说白话,稼轩也不是个人在争功,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收复失地,这是他的愿望。而韩侂胄不是这样的,他之所以要反攻,主要是想借反攻来建立他个人

“纷纷五代乱离间,群雄逐鹿争江山。达时未忘借书辱,藏书刻书惠万千。”这是赞扬毋昭裔的一首诗,毋昭裔是谁?他有怎样的藏书故事?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五代十国时期,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更替如转轮,中原逐鹿,民不聊生;南方十国,割据称雄,各霸一方。在这样的乱状下,毋昭裔仍然藏书、刻书,并把书籍赠送给天下的贫穷学子,开办学

馆,大兴教育,主持雕刻石经大业,他的传奇故事,千百年来,为人津津乐道。毋昭裔,生卒年不详,五代时后蜀河中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,一说蒲津(今山西蒲州镇)人。其少年家贫,而刻苦力学,尤好古文,精通儒学。后蜀高祖孟知祥在位期间,他以博学有才名,被提拔为御史中丞。后主孟昶践祚之后,官拜中书侍郎,同平章事,位同宰相。据《十国春秋》本传记载:“昭裔性嗜藏书,酷好古文,精经术。”又据宋人编《分门古今类事》卷19引《纪异录》记载:“母公(指毋昭裔),蒲津人也,仕蜀为相。先是,公在布衣日,尝从人借《文选》及《初学记》,人多难色。公浩叹曰:‘余恨家贫,不能力致。他日稍达,愿刻板印之,庶及天下习学之者。’后公果于蜀显达,乃曰:‘今日可以酬宿愿矣。’因命工匠日夜雕版,印成二部之书。公览之,欣然曰:‘适我愿矣!’复雕‘九经’诸书。两蜀文字,由是大兴。”就是说,毋昭裔在为后蜀宰相之前,

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,家境贫寒,但其胸怀大志,酷嗜读书学习。有一次,他向人家求借《文选》和《初学记》,人知其家贫,害怕他给弄丢或损坏赔不起,不愿借与他。他仰天慨叹道:“很遗憾我家贫穷,没钱买到这两部书,将来我一旦发迹,愿意自己出钱刻印此二书,送给天下的贫穷学子,让他们都能读得到。”后来,他做了大官,说道:“今日终于可以偿我夙愿了。”于是,他自

己出资,让刻工日以继夜地雕印《文选》和《初学记》,印成之后,他手捧细观,感慨万千,高兴地说:“太好了,吾愿终于实现了!”不仅如此,他利用宰臣之职,还在蜀地重新恢复因战乱破坏的学校教育,建立学馆,招收生徒,延请硕儒讲学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91“后周广顺三年(953)”条记载:“自唐末以来,所在学校废绝,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,且请刻板印

‘九经’,蜀主从之。由是蜀中文学复盛。”毋昭裔再次出资百万,刻印了儒家的“九经”,这也使其成为我国三大刻书(官刻、私刻、坊刻)系统中私家刻书的第一人。为了推广儒家文化,他还效法汉唐政府的做法,创议并主持将儒家“十三经”镌刻在石碑上,供人学习传抄,历史上称之为“蜀石经”或“孟蜀石经”。又因为刻于孟蜀广正初年,故又称“广正石经”,还称“蜀刻十三经”,为儒家“十三经”经注最早的完整辑刻。这一系列的文教活动,充分体现了毋昭裔崇高的家国情怀。

●藏书家故事

陈德弟

具有家国情怀的传奇藏书家

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爱情是自由自在的,而自由自在的爱情是最真切的。——丁尼生

全面认识辛稼轩

叶嘉莹讲 宋文彬整理

我们要全面地认识辛稼轩。辛稼轩也要盖房子,求田问舍,他也喜欢漂亮的女孩子,可是他并不是甘心在温柔乡里终老的。他做的最后一任官是知镇江府,镇江府在长江南岸,隔岸与扬州遥遥相对,在当时的南宋来说,是前线的地方了。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,他到了镇江府,就训练军队,做了一万件红衲袄。他想的是,如果真的把敌人打败了,长驱直入到北方去,北方天气寒冷,所以就要准备反攻的棉衣。他为什么想跃跃欲试地

反攻呢?因为当时在南宋做宰相的是韩侂胄,这个人在南宋的历史上名声不是很好,主要是因为他在朝廷里边争权,当他得势的时候把好多人都压制了。不但他在朝廷里压制过一批大家都认为是正人君子的人,而且在南宋的时候,理学(就是讲经书义理的)盛行,有的人专讲经书字义,就是训诂,讲读音和字义,有的人研究经书里边的义理,就被斥之为伪学。当时有很多人对他是很不满的,所以他就贬斥了很多。韩侂胄晚年觉悟了,他把以前的

人文经典

赏读辛弃疾词《水龙吟》之十二